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苏州 黄莉

“不知是谁,昨夜没有睡,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傍晚,邻居家窗户里飘来张哲哲金石般滋润的声线,将蔷薇的深情随晚风渗入我的每一个毛孔。蔷薇,小小一朵,平民般烂漫于街头巷尾,却为什么能触动人们的心扉呢?伫立蔷薇花下,我寻思着……

父亲前年来屯村,获友人赠蔷薇枝条,回家随手一扦插,第二年便爬墙开花了。因为她花形甚微,又落户于院子西南一角落,如同一位农村少女突然置身于陌生热闹的城市,害羞地亦步亦趋,躲躲藏藏。所以,我的目光一直聚焦在院子C位的玫瑰、月季、芍药、茶花和石榴花上,甚至没有留意过她。

今年的情形却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当百花被暮春摧老颓败之际,无心争春的蔷薇却带着弱小的身躯以坚定的姿态隆重地走了出来。她一簇簇、一条条在墙上如织锦般铺展开来,或桃红、或粉白、或洁白,花瓣十几层紧密叠加,敦厚温馨,娉婷妍丽。花枝带刺,成对生,自我保护意识极强。我惊喜她终于鼓起勇气出圈了,而且一旦出圈便不再平凡。据史载,蔷薇起于汉代,盛于南北朝。南朝梁元帝极度热衷此花,他的竹林堂竟有10间蔷薇花屋,构建了蔷薇花的王国,他赞叹蔷薇“此花绝胜佳人

笑也”,还留下了“横枝斜绾袖,嫩叶下牵裾。莫疑插鬓少,分人尚有余”等诗句。

蔷薇,点缀着佳丽们的发髻裙裾之际,亦开放在文人雅士的笔下和梦中。我发现,自古以来,人们对她倚重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温柔。近日偶翻《云山杂记》,发现唐代文人有用“蔷薇露”的习惯。唐代柳宗元接到韩愈寄来的诗时,总是先用蔷薇露洗手方才阅读,以表示对韩诗的尊重。蔷薇用于香方并不让人生奇,奇的是其使用方式,足以引发人们的想象,古代书家们抄《心经》等落款时写上“沐手敬书”,不知是否也用蔷薇水?此风一直延续到宋代,可从宋人刘克庄的诗句“薰蔷薇水启函封,妙语端能破闷惊”中可以窥得。

最喜蔷薇的莫过于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寄情于蔷薇:“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蔷薇当夫人,古今仅此一人,可见诗人的寂寞爱恋之深沉,“是如此灿烂如此绝对,难道它也在思念着谁?莫非它也能体会我的眼泪?……直到生命最后一天,记得你我深爱过。”张信哲《蔷薇》的歌词作者或是受了白居易诗句的启发?白居易还以诗盛邀友人,写下了《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瓮头竹叶经春熟,阶底

蔷薇入夏开。似火浅深红压架,如烟气味绿粘台。试将诗句相招去,倘有风情或可来。明日早花应更好,心期同醉卯时杯。”美酒在瓮,蔷薇对户,同饮一杯否?

蔷薇的文人气质还在于她与众不同的落幕方式。她在枝头绽放了近一月后,我发现她不像其他花朵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她会枯萎但绝不凋零和摆烂,身形日渐瘦弱干枯,色泽由粉转紫,由洁白转微黄,收缩水分自成花干,依然抱紧自己傲然枝头。江南初夏的一场风雨过后,地上偶可拾得整朵花干,但检不到一片花瓣,即便后续全部掉落无花了,也剩一身荆棘,这是她的坚贞和绝不妥协,是百叶蔷薇的特质。我看到的已经不是枯花,而是行走在历史长河中的那些高人逸士幽怀独抱踽踽前行的背影……

黄庭坚一再被贬仕途坎坷,他眼中的蔷薇开在了孤寂凄切处,笔下的句子比白乐天更为落寞和忧伤。他在暮年留下了“千古春问”:“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几个月后,他悄然离去,没能迎来下一个春天……

夜色阑珊,我站在蔷薇花墙前,看小鸟倚着花枝打盹,有一缕轻风拂过……

番茄

□扬州 徐林

番茄,应是盛夏馈赠人间的美食。当然,现在的蔬菜大棚也有反季节番茄,但总觉得它缺少夏日才有的滋味。

番茄原先生长在南美洲,十六世纪引进欧洲后,却无人敢吃,人们以为这种美丽的果子有毒,只当作观赏植物。直到十七世纪,才有人开始食用,真是暴殄天物啊!大约在这时,番茄也从欧洲或东南亚传到了中国。我想,当初要是直接从南美洲引进到咱们中国,估计没几年就有人吃了,根本就不用上等一百年。看看夏日夜市大排档上的小龙虾,你还别不信。

番茄,说是蔬菜,其实更像水果。外国人吃番茄,大约除了做番茄酱外,就是做蔬菜或水果色拉。这两种吃法,我都不喜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吃法,那就是番茄炒蛋,或者番茄蛋汤。夏日的午饭菜,有一道番茄蛋汤,哪怕就这一道菜,也会让我挑剔的胃无法拒绝。

老祖母在世时,管番茄叫洋柿子。她这一辈子,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不是国产,一律都称洋货,如洋香(香烟)、洋火(火柴)、洋油(汽油、煤油)等等。我上小学那会,家中一日三餐都由祖母操持。当然,买菜这事她不管。如果父亲早晨既买了番

茄,又买了冬瓜,中饭菜就不会是番茄蛋汤,而是冬瓜海带汤。午后,祖母便会将番茄洗净,用刀切成片,装进碗中,撒上白糖,放进碗橱。那年头,平常人家还没有冰箱,但都有一个碗橱,不只放碗筷,也放一些吃不完的饭菜。

馋猫鼻子尖。下午一放学,我便一溜烟地往家跑。打开碗橱,准能看见里边一大一小两碗糖渍番茄。我是家中老大,所以当仁不让地端出大碗。小碗,自然是我弟的。

老太太就是偏心大孙子,一边看我狼吞虎咽,一边还不停地催促:“赶紧吃,别让你弟瞧见了跟我急!”

胆小的父亲

□山东东营 崔向珍

蒲扇、树阴、流动的溪水,曾经是我们这些乡村孩子躲避炎夏的标配。没有通电的小村子,白花花的日头晒得地皮滚烫,一阵一阵的热风刮得人心都发了慌。

小小的村子里好不容易盼来个卖冰棍的,两分钱一根,我们顶着一脑门子大汗眼巴巴瞅着,听叫卖的声音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哪有闲钱买冰棍吃呢。吃不起冰棍洗个澡总行的,野地里有很大大坑,夏天雨水多,那么多水坑连成一片,村子里的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结伴前往,一天天地泡在水坑里不愿意出来,惬意得很。

但是胆小的父亲怕我们溺水,严正声明哪个也不许自己去水坑里洗澡,除非他有空带我们一起去。尽管每一次父亲都会带我们去村子西边那个最浅的大坑,但我们还是玩得极度兴奋无限快乐的。父亲没有时间陪伴我们的时候,就去水库挑一担水回家,满满的两大铁皮水桶,放在毒日头下晒透了,

夕阳西下的时刻,就命令我们穿着小裤衩站成一排。他用舀子舀水,一个个兜头淋浴。我们洗完了晾干了清爽爽地爬上大炕,睡得昏天黑地。

童年的乡村,除了几本读了几百遍的小人书外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最盼望电影放映员来放一场电影,就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做教师的父亲带着我们早早地打开教室门,给放映员准备好桌子凳子。我们也可以占个好地方,坐在父亲的周围。但是过过节一样的日子毕竟很少,于是村子里的同伴们就经常结伴去邻村看电影。可我胆小的父亲怎么不放心,依旧不允许我们擅自去外村看电影。

记得那一次,毕家咀村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片子,我心里那个着急就提别了,百爪挠心似的,吃饭也不香。父亲疼惜我瘦弱的身体,只好放下要批改的作业,带我去看电影。那天的月亮很大很圆,洒在地上明晃晃的。父亲牵着我的小手,一大一小两个黑色的影

子蹒跚着白花花的月光一起前行,路边的蟋蟀叫得那么动听。

十七岁那年过完了春节我要返城,父亲不放心我独自在济南火车站等候大半夜的火车,硬是陪我一路颠簸到了济南。那晚上候车室的旅客不算多,父亲要我躺在长椅上睡了一觉,他强忍着困倦,坐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天快亮的时候,买了站台票的父亲送我上了火车,找好座位,絮絮叨叨地叮嘱了好几遍,直到车快要启动了,他才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下去。火车缓缓向前,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模糊的视线里我只看见他的一双大手一直在不停地挥动。

如今我的老父亲都八十多岁了,胆子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小。我们出门的时候,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开车别走神别接电话,出门记得戴好口罩,有时间多在家里读读书,别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父亲的这些车轱辘话,我只在心里稍稍抵触一下,嘴上还是忙不迭地答应着:“知道了!不会的!”

胖姐

□宝应 张新贵

在这座城的大街小巷,各种摊贩的吆喝声常常不绝于耳。

一年四季,都有属于这个季节的主题。

“现摘的草莓,家里长的草莓,一篮子十块钱。”循着叫卖的喇叭声望去,一排排小塑料篮子里堆积着红扑扑的草莓,尖部朝上,摊主胖姐肯定是花了不少心思垒起来的。

等听到胖姐的叫卖声后面补充了这样一句“买一篮再送一篮子来……”时,已差不多有知了爬上枝头鸣唱了。

“卖西瓜来,卖西瓜,涇河西瓜,傻甜。”那种自信和“不熟不要钱”的豪情承诺,绝对会陪伴你度过一个炎热的盛夏。

胖姐有时傻傻的,确实可爱。其实她不过40岁出头的样子,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脸晒得黑不溜秋的,头顶上盖着个草帽,脖子上挂着一条褪了色的毛巾,汗珠子不停地从她的额头下滑。

她的言行举止,总是先知先觉,总是能把你弄上她的心路,让你抱上她的西瓜回家。

每次切西瓜时,心里总是有些忐忑,生怕又遇上了假熟的瓜。不,是假熟的人。反正,她每次总是“假马六鬼”地帮你左挑右选的,最终还不是要把一车子瓜卖掉?好瓜,她必须卖出好价钱。西瓜,她心知肚明,“装疯卖傻”地吆喝几声,也很快一扫而空。

了解与不了解她的人太多太多了。

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秋季。胖姐开始卖花生生了。

“卖花生嘞,红皮花生,小花生,熟花生,喷喷香。”这声音很熟,一听就知道是胖姐的。

妈妈是超人

□重庆 黎晓婷

孩子七岁那年,我辞去了小县城那份体面的工作,带着孩子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求学,一路辗转,很是辛苦。

在新的城市,我没有方向感,也没有朋友,为了省点钱,我们租的房子离闹市和我上班的地方有点远,离孩子的学校也有一段距离。每天,天才微微亮,我就得爬起来,忙前忙后,然后拖着还没睡醒的孩子追公交、坐地铁,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赶着去上班。下午又得赶着回来接孩子,再赶回家做饭,吃过了又赶着辅导作业,从白天到黑夜,我的神经都绷得特别紧,觉得生活很艰难、很无趣,但我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表露过。

虽然每天东奔西跑,身心疲惫,但我在孩子面前还是表现得积极、很乐观。或许是受我的感染,学校老师经常表扬孩子的表现很优秀,敢和老师打招呼了,敢和同学一起玩耍了,敢站起来回答问题了,他在学校越来越快乐了……老师还说,我儿子经常和老师说他妈妈很能干,经常和他的同学说他妈妈是个超人。儿子从来没有和我

她苦钱是一把锥子,起早贪黑,无所不及。削荸荠、掰玉米、贩鱼贩水果,电动三轮,风里来,雨里去,不停地在这座城里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环卫工人也多少埋怨过她。她打过不少悲情牌:什么老公无能啊;两个娃在上大学啦;一个女人家,一不偷二不抢,做点生意容易吗……

她现在卖花生,又开启新的吆喝模式了:“嗨,花生降价来,降价来,白天10块一斤的,晚上8块来。”立马就有人驻足,只见她抓起一把就往人手里塞,要人家先尝后买,不好吃不买,不碍事。这种大方,这种大气,由不得你不买。

“水果不卖了,摆不住,烂的多呢,赚不到钱,还被人回头骂。花生不一样,把摆,不得人说。”她一边掏心窝似的诉说,一边10块、20块,动作麻利地抹着小秤砣。

就这样,一车斗子花生所剩无几了。

真正的冬天,随着冬至这个节气的到来,来临了。突然,胖姐不见了。几年不见了。

往年冬天,胖姐总要贩一些编鱼、草鱼、青鱼的。她坚持的是地摊经济,大马路边上,最多铺一张塑料皮或几只蛇皮袋子垫着,活蹦乱跳的鱼儿,水分早就被甩干了,人们一买起码三条五条的。站在凛冽的寒风里,忙得热火朝天,可一歇下来,看得出她又脏又累的样子。

听说,胖姐为一个娃在外地买了房,随另一个娃入户到了大城市。两个娃都争着要她留在身边呢。

胖姐分身无术,又疲于奔波。愿胖姐的冬天不要过得太漫长,也愿胖姐继续开心地保持她的憨厚可爱。累,更欣慰着。

说过那些话。

那天,放学接到儿子的时候,我故意问他,来一个陌生的城市读书害怕么?儿子说他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有一个能干的妈妈,一个像超人一样的妈妈。是啊,他有一个超人一样的妈妈,每天带着他有条不紊地在这座城市穿梭着。

也许每个妈妈都是孩子眼里的超人吧。记得当年,我也要去外地上学,也是我妈妈只身一人千里迢迢带着我去的。记忆中,妈妈身材瘦小,很温柔,说话从来都是柔声细语,做事也是慢吞吞的,我无法想象,当年她是怎样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领着我坐车去另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记得那会,我们下了车,妈妈用她瘦小的肩膀背着我的行李,一边背一个,她一边走,大提包一边走,妈妈像一个个不倒翁,带着我在那个陌生的城市东倒西歪地走着,找学校,找住的地方,找工作,把我安顿好。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所有的妈妈都是超人,她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她们外边是侠骨,里面是柔情。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786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